

我從西藏來

喬因·聰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嶽譯



第二天早上，盧巴多基拋開了蓋著的被單，起身以靜坐的姿勢盤腿坐著。他請僧人們為他讀每天讀的虔敬經文。當他們讀完經文以後，盧巴多基的呼吸開始有困難，僧人們立刻往他前扶他，但他對僧人們說：「你們不要幫我，我能照顧自己。」就在這個時刻，他已離開了人世。

我和四十位僧人到達撒也寺時，他才去世了一天。我們立即就為他舉行了一個短促的儀式。

這個儀式先由我向大家講述盧巴多基曾替我們做過的所有的工作，和他對我們的仁愛盡力，再感謝他給我們的很多東西，然後是大家一起靜坐。

我們在他去世後的第五天在撒也寺把他的遺體火葬，火葬是他自己生前所要求的。

西藏佛教有一個規矩：葬禮中主持燃點柴堆的人，不可以是以前曾跟去世者學習過佛學的人。我們一時找不到這樣一個人，幸虧有一個管理廚房工作的新入教的僧人，合了資格。

我們把盧巴多基的骨灰，帶回了修曼寺。在回程中，很多盧巴多基的追隨者，來到我們面前，一面哭泣，一面對盧巴多基作最後的敬禮。

當我們經過積依根都時，得到了有關中共的最新消息：在一個月中的每一天的早上，所有的中共官員，包括他們的高級幹部，都花兩小時的時間，在街道上游掃垃圾、塵土、甚至糞便，他們認為這是有益身體的健康運動，也是給西藏人所立的好榜樣。

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拿著著垃圾的中共高級幹部，他正在清理人們用廁所池的池邊。我們彼此致意之後，我和我的僧人們到市院院前，看見院門口有幾位守衛員。當沒有中共官員在場的時候，其中一位正好在我近邊的守衛員，轉過身對我說：「請你給我祝福，和給我一條保護線。」

我問他這是不是認真的要求？他說：「是。自從共軍一開始進入西藏時，我便和他們在一起，但我對佛教越來越有信心。」我覺得很感動，這個年輕人不過只十來歲大。

我們回到修曼寺後，就為盧巴多基舉行了安靈儀式。

在這一時期裏，我時常都和嘉雲仁波切、我的僧人們商談改進修曼寺的計劃，這一次我們又在德斯那一起談話，想不到這竟會是在德斯那一起談話的最後一次。

拉督王管轄的卡尤理寺這時送來一

四個兄弟中最年幼的一位，由於他是位喇嘛轉生，所以他從小便在寺院中長大，習慣了寺院的生活。可是，他的三個兄弟都在很年輕的時候便去世了，拉督王為了要有繼承人，所以把他從寺院中帶回拉督，還叫他娶了他兄長的遺孀為妻。

寺院的清修生活突然變成豪華的王宮生活，這個猛烈的轉變，使拉督王受到重大打擊。在西藏，很多突然被迫放棄寺院生活的轉世喇嘛，由於經受不起轉變，常常會突然死亡，或者精神錯亂、性情異常。

拉督王登位儀式的過程，大部份是世俗化的，但卻非常壯觀。參加儀式的人都穿戴奇異的傳統服飾，這種傳統服飾，在佛教傳入西藏以前，已經就有。

退位的拉督王是聰巴土古第十世的一世位高僧的轉世，他也是非常博學及精神修養很高的人，他曾建立多間佛教中心，讓僧人們靜坐，學習佛教教義。他也建立印刷所，和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因此名望更高。後來他又在拉督附近開始替卡馬噶居派建設一間寺院，我這次去拉督的時候，這間寺院還未完工，仍在建築之中。

在我正準備離開拉督的時候，我接到了金巴加爾寺的最高方丈卡德魯仁波切的邀請書，請我去他的寺院探訪。卡德魯仁波切是德勒基也學派的領導人，這個學派在西藏東部有超過二百間的寺院。

同時，我又被邀請去度魯馬拉康寺和也加寺，這兩間寺院都在森都省的西南兩間寺院所派出的送信人都先去過修曼寺，然後才來到拉督，他們找到我的那天，正好是我作完敬禮修曼寺的那一天，這是我有時間能好好對新的邀請，作一考慮。

根據西藏的傳統，在這維持一天的敬禮修曼過程中，靜修者手握念珠，念咒語，可以預下很多事情。只要用雙手把念珠隨意分成幾個部份，再用特別的方法，計算每個部份的念珠數目，就可以得到正確的指示。這天，我卜出我應該去探訪度魯馬拉康寺。

我知道在這個複雜的時期，度魯馬拉康寺的僧人們非常需要佛學的指導，我也很急切地想要去見我的老朋友們，他們都很緊急的等我去寺院探訪。於是，我派了一位報訊者去修曼寺，把我的計劃告訴寺院各人。

本來，我想先回德斯那，再準備這次旅行的行程，第二天，就有修曼寺派來的人來見我，告訴我，說有好幾位中共官員，來到修曼寺，堅決要調查每一個僧人，因為他們對我們不信任。這些中共官員還說我是故意離開，對我非常惡心，他們一定要寺院的僧人把我帶去見他們。

我的秘書和所有的僧人，因此都希望我回去，他們不想修曼寺帶給寺院區域任何麻煩。

修曼寺裏的活動，中共很明顯的將增強管制和約束，他們對修曼寺的要求越來

來越多。寺院裏有些僧人在懷疑中共是否想拘捕我。我把這件事和我同去拉督的僧人們商量，他們個個都非常惶恐，但他們只給我一些意見，一切要我自己作決定。

修曼寺又派來了另一位報訊者，告訴我中共現在已經不打算催促我立即回去，他們準備在西藏建立的整體勞工制度，也會延後到明年才實行。不論他們怎樣改變計劃，我仍覺得修曼寺的所屬僧人，都應該離開寺院，到西藏中部避難。

為了要作出決定，我和珍衷喇嘛（他是我七歲時來到德斯那的，是聰巴土古第十世的弟子。）一同前往卡尤理附近的一個山洞靜坐。

這個山洞大約有三十呎深，在夜晚的時候，我們睡在山洞裏面，在白天的時候，我們就在山洞口的平地上靜坐。山洞位於懸崖旁邊，下面便是一個山谷。每當我們完成一段靜坐，我們便互相談話，也時時眺望美麗的山野，雖然這是一個對我們的前途有很多焦慮的時候，但我們卻都感受到一種特別奇怪的愉快感。

我們彼此談到靜坐中得到的見解，又提起我以前的經歷，我在山洞裏還作了兩個令我困擾的夢。

在那第一個夢裏，我站在德斯那的一座山上，山頂被黑雲掩蓋，只露出山頂上的一座「首陀」頂。

在第二個夢裏，我見到中共穿著軍服，在我們的中央會裏舉行佛教儀式。在山洞過了多天以後，我認爲仍有時間去探訪度魯馬拉康寺，然後才儘快返回修曼寺。於是，我叫我會計員替我準備旅程中的所需。兩星期之後，他從修曼寺把這些東西帶來，並且告訴我中共已經離開了修曼寺。但他在戴爾基西兩部殺滅了很多寺院；很多從那裏逃出的難民，都在向著拉督這個方向走。

卡尤理寺的秘書想和我一起去度魯馬拉康寺，但我覺得他應該留在卡尤理寺，管理我小弟的寺院，因為他們隨時都可能需要逃走。

我們在一個吉祥的日子起程，卡尤理的僧人們依著傳統規矩，送了我們幾哩路程，很多虔誠的居士，都一起前來送行，我們覺得非常感動。我的小弟弟尤其傷心，但他盡量的在忍著眼淚。

正式的傳統道別儀式一般都是這樣的：送行的一組人站在一起，他們的領導人，一面把白哈達在空中畫圓圈揮動，一面吹著很長的口哨，然後送行的每一個人也都這樣做。這種動作，表示「請再回來！」。跟著，離去的那組人騎著馬，一個跟一個，圍繞送行的這組人走三週。

當我還在拉督的時候，我接到金巴加爾寺的邀請，要我前往，由於這間寺院，在我們前往度魯馬拉康寺時正好要經過，所以我們就在寺院作了短促的探訪。我很快樂，可以見到卡德魯仁波切，我們四年前在西清仁波切的寺院中曾見過面。

金巴加爾寺的屋頂，有音樂家奏樂歡迎我。這間寺院在十三世紀時創立，非常著名，有三百多位僧人。寺院裏所有的方丈，都是有名的學者和教師。早期的一位詩人高僧，曾寫過一本關於詩詞藝術的書本，這本書至今在整個西藏仍被人用來作為研究。他已轉生過八次，現在的他，仍是一位學者和藝術家。我見到他時正在建築一間很大的新講堂，堂裏所有的圖畫、圖案和裝飾，都是他一人所設計。因為我自己也在德斯那建立新講堂，所以我和他有很多的談話。

這位藝術家和他的父親兩人，對待他們的屬下，都出名古怪，因為當他們領導屬下建築的時候，從來都不把整個計劃說出來，讓人明白，而只是做一步講一步。當他們出外遊歷的時候，他們也從不對屬下講他們要去那裏，路程是遠是近。和他們父子在一起，生命永遠不會沉悶。

卡德魯仁波切希望自己的前途能得一個指示，所以他請我和他一起舉行一種高超的請求指示的儀式。

我們很多人一同離開寺院，到附近一間靜修中心旁邊，把許多營帳架在楊柳和杜松樹旁。卡德魯沒有告訴他的僧人何以要來此的原因，所以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我和卡德魯同作虔敬靜坐，卡德魯就在靜坐中得到了指示。指示指他應該離開他的寺院去別處，但不是去西藏中部，而是去印度。指示更清楚地告訴他應該在西藏逗留多久，和他會面臨什麼困難，但他將平安到達印度，連到達印度的日子，指示也說了出來。卡德魯很相信我，和我一起到印度去，但我却覺得我應該去度魯馬拉康寺，因為那邊有人正在等待我。

我離開他，和僧人們繼續上路，在途中，又停下來探訪積米仁波切的寺院，積米仁波切在見到我以後，決定跟我們一起去度魯馬拉康寺。他預備了一輛郵政貨車，我和他以及兩個隨從，坐車前往，其餘的僧人們帶著行李，騎馬隨後而行。

在郵政貨車後座，坐著三個拿著長槍的中共軍人，司機也有一枝長槍。原來在這條道路上，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共軍和西藏抵抗軍的戰鬥，所以這個地區，已被列為危險地區。

我們所坐的貨車在彎曲不平的道路上快速行駛，所有的行李都擺來擺去，我的兩個隨從覺得非常難受。（廿六）

八戒是：(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說謊。(四)不邪淫。(五)不喝酒。(六)在中後不進食。(七)不戴飾物不擦香水。(八)不睡在柔軟舒適的床上。

這八戒中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說謊、不邪淫和不喝酒，是世界上最普遍，一個佛教徒都應該遵守的戒律。一般的情形是：如果人們不能一下子就遵守全部的八個戒律，他們儘可以慢慢的遵守，把難以一下子做到的戒律，先實行一小段時間，然後逐漸把時間加長，到終於能完全守好戒律。

兩星期的靜修完成以後，我趁機去訪拉督王。原來這時的拉督王，人都很焦急，準備正式登上他父親要他繼承的王位，所以他希望我能參加這個登位儀式。（當一個皇帝覺得自己不能繼續攝政的時候，常常會把皇位讓給他的兒子。這時的拉督王父子，就是如此，一個讓位，一個登基。）

年輕的拉督王，童年過得很刻苦，他

我從西藏來

我從西藏來

我從西藏來

慈濟文化 雙月印書簡介表 敬請 助印

一、佛陀的故事 印順導師原著

本書為佛學泰斗印順導師專為兒童及青少年所作的「佛學課本」，以淺顯通透的語句敘述佛教故事及佛法義理，在每一專題課目後，附有練習的問題，可以加深印象並提供進一步的思考。

為增加該書的趣味性、可讀性，每一單元都特別配以數幅彩色插圖，線條優美、設色鮮豔。不只小孩喜歡，就是大人看了也會愛不釋手，是一本老少咸宜的「佛學入門書」。（七十七年六月出書）

二、慈濟精美課誦 慈濟文化編印

自清代玉琳禪師撰錄「禪門日誦」，列為早晚二課，後世佛子多數延用。但版本不一，屢傳屢刻，且前後錯謬或刪減省略，造成持誦者之不便與困擾。

今特將課誦中前後省略處，一一加以補齊，並以電腦照相打字重新排版，務使節拍正確、板眼清楚，俾持誦者知所依從。分三十二開平裝及四十八開秀麗型兩種版本，製作嚴謹、印刷精美，為坊間一再傳印翻版者所不能及。值得大家珍藏、持誦。（七十七年八月出書）

三、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講錄

弘一大師以名士之身走入佛門，卒竟中興南山律宗。其平生經歷與經門崇行，感人、攝人之深，歷時數十年，始終未曾稍減。

本書收錄弘一大師於民國三十年前後，在閩南一帶的弘法演說。透過文句，一代宗師的高風亮節，依稀如在眼前。另有大師轉錄之古代祖師格言，是道侶們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及學佛歷程中修心養性的最佳圭臬。（七十七年十月出書）

四、我從西藏來 喬因·聰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嶽譯

本書係轉世喇嘛喬因·聰巴在西藏學佛的詳細經歷，對西藏佛教一師弟相傳的傳統特色，有生動的描述。閱讀該書，能讓我們清楚瞭解一位「轉世喇嘛」的人生經歷，更讓我們深入認識西藏佛教的傳統特色。由此點看來，這本書是非常珍貴的；同時，這還是一本典型的佛教高僧自傳，他的喜怒哀樂、修行歷程，都值得讀者細細思量，一再玩味。（七十七年十二月出書）

助印者請詳撥帳號：102923415 慈濟道侶雜誌社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五十五號六樓 慈濟文化服務中心

圓瑛老法師於民國十六年，在上海圓明講堂，創辦「楞嚴專宗學院」，並於四月八日起開講「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直至民國二十二年仲夏完卷，十月間成稿，共一千六百頁。該書依傳統「科判」講解，有開有演、有總有別。

道嚴法師發起倡印，今已出書。道侶請購自取每套四〇〇元，外埠則另加郵資四〇元正。

徵請各方預約助印 大智度論

姚秦鳩摩羅什法師譯龍樹菩薩造的「大智度論」，是論藏中流通最多、傳刻最廣、最能普遍接引學人深入佛法海、得智慧法喜的一套論典。經妙蓮法師重新標點，印順導師校正。全書共百卷，精裝五鉅冊，三千八百頁，是入佛寶山的無上法寶。

現應道友要求，再印二千套提供講誦，歡迎發心隨喜助印預約。每套親取台幣七〇〇元，郵寄七五〇元。出書後每套含郵費九〇元。

來款請郵撥：「一〇七八二五四五慈濟道侶雜誌社」

